

25

(21)

陝西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上)

(內部發行)

陝西	文史	資料	選輯
第二輯	(上)		
圖書	之章		
請勿	轉借	如	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陝西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

□	書
☆	辦公室

陝西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六二年四月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提供歷史科學研究工作者的參考，并推動史料征集工作的繼續開展。

二、本選輯所選載的資料，目前是从清末到全國解放前各个時期的歷史事件，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各个方面，不拘体裁，不求完整，只要真實具体，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集所選載的資料，除由本會根据直接調查來訪得來的資料整理寫成的稿件外，主要是寫稿人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于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和觀點，可能不尽詳實、正確，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發行只限于歷史研究机关、史料征集机关以及有关撰寫歷史資料的个人或团体等，它是一个不定期的、在一定範圍內發行的内部刊物。

五、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陕西靖国军的始末	茹欲立	(1)	✓
高峻在白水两次举义纪略	楊子廉	(16)	✓
回忆耿直西安起义及其殉难经过	党仙洲 張輯五 耿 庄 曹子升	(27)	✓
张义安三原起义	邓宝珊 提供資料 段韶九 于浚都整理	(44)	✓
关于陕西靖国军的回忆(节录)	張 鈞	(60)	✓
靖国军时期的片段回忆	陳省生	(66)	✓
滇川黔靖国军联军王安澜部过陕的回忆	黃照臨	(71)	✓ 1918.8
郭坚的“联许倒陈”方针和陕西靖国军的解体	馬凌甫	(77)	✓ 1918.8
杨虎城在武功繼續坚持靖国军旗帜	孙蔚如	(82)	✓ 1918.8
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的前因后果	李宗祥	(90)	✓ 1918.8
陈树藩潰敗逃川前后	張乃昇 朱叙五 張恒宸 朱霞軒 何汉卿	(105)	✓ 1921.9
× × × ×			
討袁期間藍田县的一次“交农”运动	政协藍田县委员会	(112)	✓

十八烈士遇难記——陆建章祸陝罪行

之一……………田惟均 張子宜 王新齋 (120)

陆承武被擒亲历記……………姜宏模口述 胡景通筆記 (125)

“逐陆”之役和陈树藩攫取陝督……………馮志明遺稿 (132)

× × × ×

陝西辛亥革命回忆……………朱逸五 党白新 (138)

一、秦隴复汉軍軍政府的成立

二、西路战役

秦隴复汉軍軍政府临时財政

措施……………康寄遙 朱逸五 席兆儒 (167)

榆林辛亥革命紀略……………李文正 (181)

我所知道的錢定三……………楊子廉 (188)

× × × ×

陝西靖国軍大事年表(初稿)

附 載

政协陝西省委员会文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征集文史資料参考題目(初稿)…………… (202)

陝西靖國軍的始末

茹 欲 立

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代理人袁世凱篡奪以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力量繼續同國內外反動派進行鬥爭。辛亥後的“二次革命”以及“護國”“護法”諸役，都是這種鬥爭的具體表現。這些曲折的、複雜的、屢起屢仆的革命鬥爭，反映着中國人民找尋革命道路的痛苦過程。“陝西靖國軍”就是這些革命鬥爭中的一次。

一九一四年一月，河南白朗起兵，由荊紫關入陝，袁世凱遂以剿匪為名派其親信陸建章率北洋軍第七師入陝，從此北洋軍閥勢力侵入了陝西。陸建章取得陝西軍政權後，屠殺革命黨人，裁汰陝軍，惟陳樹藩因資緣得以保留其陸軍第四旅。護國運動發生，陳樹藩部胡景翼游擊營生擒陸建章的兒子陸承武于富平，陳遂據以為條件，迫陸離陝，並為欺騙人民和愚弄革命黨人，假意宣布陝西獨立，樹護國軍旗幟，與西南各省護國軍一致討袁，但未及一月，袁世凱死，陳樹藩竟于袁死之次日（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宣布取消陝西獨立，並頌袁為“中華共戴之尊，民國不祧之祖”。陳樹藩這個臭名遠揚的通电一出，陝西革命志士無不齒冷；而段祺瑞却十分寵愛，六月十日任命陳為漢武將軍督理陝西軍務。從此陳樹藩背叛民黨成為北洋皖系軍閥的一個頭目了。

陳樹藩竊據陝西軍政大權後，排除異己，樹黨營私，仰承段祺瑞意旨，壓制陝西革命勢力，為段氏賣國政策服務。其犖犖大者，如張勳復辟時，革命黨人宋向辰等請兵討逆，陳派郭堅率兵渡河

假道山西討伐，及張勳敗，陈又電閻錫山指郭为叛軍，請邻封協剿，并派胡景翼、王飞虎阻击于河上，致宋向辰、樊灵山先后牺牲，郭堅部官兵几乎全部复沒；又如压迫省議會拒絕李根源来任陝西省长，及李到后，复百般阻难其行使职权，限制其行动自由；再如残酷地鎮压陝西人民，派張仲仁赴河北省募練新軍以扩充其反动武装；鉗制輿論，摧殘教育；开放种烟，流毒全省；預征田賦，加重陝民負担；以及出卖全省棉业、銅元制造权，私向日本太谷洋行借款等等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引起陝西人民和革命人士的切齿痛恨，于是“反段討陈”运动，先后从三个地区爆发起来，蔓延到关中十几县，持續达四年零五个月之久。

(一)

第一次起义，是高峻在白水树起护法軍旗，宣言反段討陈。

先是，焦子靜在上海与孙中山联络，謀陝西事。迨孙乘肇和舰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去粵，焦于九月返陝，以孙中山給予的“护法軍陝西招討使”名义，策划反段討陈。高峻与焦子靜有旧，护国之役即在焦指示下首先揭櫫反袁旗帜。此次焦至白水，高峻方为騎兵团长，实力虽小，然愿为前驅。乃联络在凤翔的郭堅（郭由山西敗归，时依其部駐凤翔）和在西安的耿直（耿为警备軍統領，駐西安）謀共起事。僉以郭、耿之間大道相通，联系較便，如耿在西安举事，郭就近支援，即可一举擒陈。遂决由高峻在白水首先发难，引陈兵东移，然后耿直在省乘虛发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九日，高峻以西北护法軍名义宣布独立，傳檄渭河南北，声討陈树藩。陈于高峻举义后，犹施其利誘分化手段，致函高峻促其驅逐焦子靜，并輕蔑地說：“如不将焦赶走，极閣下之力，不过扰乱白（水）宜（君）中（部）洛（川）而已。”同时，命胡景翼、李天佐、王飞

虎星夜以急行軍进攻白水。高峻騎兵一團，槍支不滿三百，守城三日夜，終以外援不至，于二十六日乘夜弃城退兵白水西北之縱目鎮。是日耿直在西安舉起了討伐陳樹藩的火炬。白水起義前后虽仅八日，然首事作用，其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第二次起義，是耿直在省会西安发難，从陳樹藩肘腋下給以沉重的打击。

耿直原为警备軍統領郭堅的副手，郭渡河失敗，陳樹藩乃以統領畀耿，意在离間郭、耿关系。会国会部分議員南下，在广州举孙中山为大元師，号召护法，耿直密派參謀范濶生赴粵，得陝籍議員之介，謁孙中山，孙委耿直以“陝西靖國軍招討使”，囑联络党人，待机举事。及高峻如約在白水举事，陳樹藩的主力部队已被引向渭北，适駐渭南之陳部騎兵連長刘錫麟报耿，探悉新疆楊增新有槍械千支，彈四十万发，将取道陝西运新，如欲举大事必先劫械以充实軍力。耿以時間急迫，遂用刘錫麟計，派連安儿行刺。十月二十五日，耿直亲帶連安儿至督署見樹藩，安儿不慎露迹，未敢动手。次日，耿直以電話告陳，謂据查連安儿确有行刺阴谋，特綁送督署听审。乃逃健弁十数人押連再进督署，至則張皇开枪，彈中前关中道尹陳友璋，陳樹藩乘間越墙逃走，从是西安城內巷战遂起。当时耿軍仅有六百余人，而陳軍則有三千之众，且槍支齐全，彈葯充实。刘錫麟虽于临潼劫得新疆槍彈，而以械多人少，仓卒成軍，虽来应援，却不耐战。幸耿直先据城內制高点——鐘樓，可以俯瞰全城。陳軍从西北兩面猛攻，激战三日夜。双方正在苦斗时，而陳部胡景翼团陳世鈺营由三原开进北門，陳軍得此生力軍的帮助，立轉优势，耿直望郭堅援軍不至，乃于二十九日拂曉由南門撤退。耿軍退至鄠县境，郭堅率部赶来，兩軍会合，开往盤屋，遂在盤屋树起靖國軍旗，郭堅为总司令，耿直为副司令，发出通电反陳。当耿

直在省发难之日，正高峻从白水撤退之时，双方呼应不灵，使陈树藩得以从容调兵西向，压迫耿军。耿不得已由蓝屋退守岐山，陈军跟踪追至，把岐山四面围住环攻。耿直部虽以众寡悬殊，但仍奋力扼守，苦战八昼夜，陈军奈何不得。在耿直退岐山时，就已料到陈树藩对他的攻击决不会放松，因之写信给曹世英，（时曹驻耀县）嘱其转劝迫他的陈部团长胡景翼勿相逼太甚。曹密派武关石、于鹤九说胡，胡就他担任的围攻地区让出一条去路。耿直于夜间率部冲出，以一日夜急行三百里的速度，到达富平之美原镇。

胡景翼进入岐山后，陈树藩任以渭北剿匪总司令，命继续追耿，在美原与耿军再战，仍以武关石之奔走，胡部攻击稍缓。原来高峻于白水弃城撤至纵目镇，又北退同耀依曹世英，闻耿军东来，遂率部相会。耿、高两军既合，遂攻白水，驻军王飞虎部王永镇营败走，耿、高入据白水。此时郭坚率部也由凤翔前来，为扩大根据地复攻蒲城。蒲城守军李天佐战不利，耿直率军攻进西门，李天佐得胡景翼部岳维峻、李云龙之助，势转胜，耿直中弹死于蒲城城下。

第三次起义，是张义安在三原痛歼陈军劲旅曾继贤、严锡龙部，导致陕西各方反陈力量联合一致，共同树起靖国军旗。

张义安为胡景翼团的备补营营长。当胡团攻岐山后，銜陈命尾追耿直由西而北，独张义安留驻三原未动。陈树藩派其亲信曾继贤、严锡龙开至三原，企图彻底消灭郭坚、耿直等。曾、严先令张义安交出城防，再迫张北开富平合力进剿郭耿。这时，党人武关石等正从事奔走，冀联合有实力者一致反陈。张义安阳遵命开拔，阴与邓宝珊、董振五等秘密作举事布置，乃向当地征调車輛，并布告商戶清结官兵除欠，状似开拔，实已做好巷战准备，举凡曾严各部驻地、人马兵器实况，以及家属住处、游息之所、

进出通路，均一一密查制成詳图，并根据自己兵力作出精密配备。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腊月十三日）雪夜，开始行动，先嚮各城門守兵枪械，繼对曾、严部队駐地穿墙、登屋逐一襲击，把敌人部队間交通全行截断，各个圍攻，迫得紛紛交械投降，曾、严絕城逃走。战斗延至二十七日晨胜利結束。

三原既歼曾严之师，胡景翼由富平、曹世英由耀县馳至。先是張义安于举义之日飞騎致胡景翼函略云：“今夜与曾严决一死战，請火速回师，以善其后。”同时函曹世英来援。胡、曹到后，众議举陝西靖国軍旗帜，反段討陈。曹、胡爭为雄长，莫能决，义安憤然曰：“不爭于疆場，为丈夫羞！难自我发，我当先討贼，以謝国人”，欲即日率部直搗西安。既而經众協議，曹世英为靖国軍左翼总司令，胡景翼为右翼总司令。遂由曹世英、郭坚、高峻等当东路，經渭桥渡河进军，胡部当西路，由張义安率师前驅，經兴平渡河合力进攻省垣。

陈树藩見三原丧师，忧心忡忡，遂派郭希仁急赴河北調解，意在促其內部分化，不料郭被峻拒，乃調刘世瓏旅合曾繼賢殘部由涇阳进窺三原。靖国軍派胡部田玉洁、岳維峻兩营为主力迎击，曹部协同作战。二月二日夜，刘世瓏部向三原分路进犯，靖国軍从敌側背猝击，刘軍大乱。至三日午，适风雪交加，靖国軍乘新胜余威，猛击来犯之敌，刘部不支，向涇阳潰退，靖国軍向涇阳方面追击前进，敌退城內，凭垒不出。此时，張义安已进军至省西甘家寨，陈树藩派陈世钰等三个营合力抵御，并急調刘世瓏回援西安，胡景翼部田玉洁遂得进驻涇阳。田入据涇阳后，一方面敷衍靖国軍，仍为第四路第一支队司令，一方面与陈树藩通声气，自称曰“涇阳駐軍”，声言“不反对督軍”，也不反对靖国軍，采中立态势，实际上掩护了西安北路的安全，給陈树藩在

軍事上造成有利形勢，給靖國軍在交通運輸上造成很多困難。

張義安率部渡河後，迭獲勝仗，二月八日進至西安西關，直薄城下。在城外駐扎的樊鍾秀，原為陳部團長，早與民黨有聯繫，當曾繼賢由三原敗退涇陽，樊曾同駐一城，靖國軍來攻，樊允為內應，未果。及陳樹藩調樊駐扎省城西南之魚化、木塔、尹家、甘家四寨，屏蔽省城，張義安來攻，以書說樊，樊求託以去路，退軍至城東三兆鎮，遂易靖國軍旗，至藍田，復越秦嶺入商雒進行整休。

當右翼靖國軍急攻西安時，左翼靖國軍從東面進攻。二月八日曹世英、郭堅、高峻、劉錫麟等部由新筑鎮渡灊水，與陳軍戰于灊橋、東十里鋪、光台廟、水腰及草灘等處，戰綫長達五十餘里。左翼軍前鋒進至距省城五里之韓森寨，而當正北面之郭堅部且一度進至西安北關。

陳樹藩被迫東西兩面應戰，疲于奔命，乃急向北政府求援，並以陝西省長席為餌，求駐豫西之劉鎮華鎮嵩軍來援。劉鎮華鎮嵩軍原為嵩山土匪，劉在政治上也走段祺瑞的門路。劉率五千人入陝，從此又為陝西人民增加了一個凶惡的敵人。

靖國軍左右兩翼軍以迅猛之勢直薄西安城下，未能一鼓而下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統一指揮，前方一切行動，均須通過三原總部協商後層節下達，延時誤事，轉予敵人以可乘之機；加以鎮嵩軍之參戰，以致形勢逆轉。左翼軍退過渭水，右翼軍張義安久戰省西，胡景翼受誘謀和，迭令回師。義安與鄧宝珊、董振五等認為和議不應以撤兵為條件，陳辭峻拒，但胡堅持撤兵以保存實力，命令張義安回三原面商，結果，終以帥令不可違，稍退兵至鄠縣。張義安輕騎返三原，晤胡後，重返前綫，而陳軍已合圍鄠縣，張破圍入城，旋出指揮作戰，中彈陣亡，時在一九一八年三

月十三日。义安死，董振五統其众，遵胡景翼命回师三原，与敌军夹河对峙。

靖国军既退河北，左翼军郭坚以大荔地势重要，欲据大荔为持久之計。时大荔守军为陈树藩第三混成团王飞虎部。郭坚于三月二十三日拂晓攻城，未能遽下，遂设司令部于距大荔三十里之羌白鎮，围攻大荔匝月，陈树藩引兵渡渭，驻固市，令王飞虎、李天佐攻羌白以解大荔之围。四月二十五日，王飞虎由东进，李天佐由北进，陈树藩亲率姜宏模及鎮嵩军由西南进。郭坚围大荔之兵未及全部撤回羌白，銅堤鎮失守，羌白被围。郭坚乃求援曹世英，信上說：“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亡，你贼不远。”这信曾一时哄傳。与此同时，陈树藩指揮所部精銳及鎮嵩军先后进攻交口、相桥、关山等地，在关山、界坊、清寺一带均有激烈战斗，互有伤亡，而靖国军各军英勇抗战，渭河以北之重要陣地終无恙。陈树藩于关山等地战未取胜，复回攻羌白，郭坚以城中食尽，七月三十一日夜，乘雨率精銳由西門突围，退兵至兴市鎮与張鐸会。

(二)

靖国军自三原起义以来已經半年，占有相当大的地面，形成与敌隔河对峙的局面，然各将領間，彼此不相下，缺乏統一領導，軍事上不能收行动配合之效。为此，胡景翼、曹世英等將領及民党人士协商結果，派張立卿、王子元为代表迎于右任于上海，并邀請住北京之張鈞(伯英)回陝。八月，于右任間道归至三原，張鈞至商雒，共推于右任为陝西靖国军总司令，張鈞为副司令。于是改編各军为六路，計：郭坚为第一路司令，樊鍾秀第二路司令，曹世英第三路司令，胡景翼第四路司令，高峻第五路司令，

卢占魁第六路司令；卢为綏远騎兵，来投靖国軍者。各路軍又按其人数多寡分編支队不一。

靖国軍統一軍令，部署既定，第一路司令郭坚遂經略西路，張鈞副司令亦設行營于樊鍾秀軍中(时駐商雒)力图扩展。郭坚由兴市鎮北开，繞淳化直驅乾县，接連攻克乾县、扶风、武功、郿县等地；張鈞率第二路樊鍾秀部出藍田，繞长安城南向盩(屋)鄠(县)一带挺进；高峻第五路克复郿阳；第三路第一支队楊虎城克复韓城。靖国軍形势正趋发展。就在这时，第四路司令胡景翼忽輕騎至固市，晤陈軍騎兵团团长姜宏模，遂被陈树藩劫往西安。岳維峻繼为第四路司令。

陈树藩既得胡景翼，遂浼井勿幕、彭仲翔去河北，欲借井之声望收攏胡部各軍，使靖国軍解体。井、彭久居西安受陈氏羈絆，因借机离省城，偕至三原。勿幕在党人中素負重望，为靖国軍各方推重，共举任总指揮；彭仲翔任总司令部軍务处长。

这时郭坚正圍攻凤翔，張鈞副司令亲至，以书劝陈軍守将魏进先等以城降。适滇軍叶荃(湘石)率第八軍援陕，經由四川从宝鸡嘴头出山，西克天水，轉陕，至凤翔属之柳林鎮与陕軍会。此时靖国軍与陈树藩对壘下的局势是这样的：汉中道属为川軍刘存厚盘据，榆林道属为井岳秀守中立，关中各县除西安至潼关大道以外，大体上尽为靖国軍占領。以此优势合圍西安正是大好时机，不意忽又发生一重大波折，即总指揮井勿幕于凤翔犒叶荃軍后，至兴平南仁堡为郭坚部李栋材杀害。李函井首級叛投陈树藩。井勿幕被害恶耗至省，居省民党人士大憤，李元鼎、茹欲立遂于翌年(一九一九)一月一日潜离西安，同至三原，参与靖国軍总司令部，襄贊戎机，直至靖国軍終結。

靖国軍各路將領于井勿幕死后不久，即于十二月十六日在乾县开軍事會議，策划圍攻西安。这时北政府派奉軍許兰洲为援陝总司令，率奉軍第一混成旅鮑德山，第三混成旅王錫品，騎兵团尙毓贊，并以直軍第四旅張錫元为副司令，大举入陝。張錫元部駐渭南，許兰洲悉率所部自咸陽西进。靖国軍調第四路董振五、馮毓东、李云龙及第三路楊虎城、王祥生等部西向应战。陈樹藩于鎮嵩軍外，又得到奉軍、直軍的帮助，气势大壮，遂于西路发动总攻击，張鴻远襲取武功县城，叶荃、郭坚等合力抵禦于武功、扶风間之杏林。靖国軍三四路各軍在鄠县大王村腰击奉軍，初尚获胜，繼而董振五陣亡，影响所及，杏林陣地动摇，叶荃軍退凤翔，奉軍长驅至岐山。这时，原据汉中之北洋軍第十五旅管金聚忽侵占宝鸡，隴县又为甘軍陆洪濤襲占，而山西軍亦以一旅之众从禹門口渡河进逼韓城。此时靖国軍于主要敌人陈樹藩之外，又当鎮嵩軍、奉軍、直軍以及晉軍、甘軍的襲击，形势逆轉，尤以西路各軍受到重大压力。于是，叶荃軍随卢占魁軍从凤翔退淳化轉耀县；三四路各軍过渭河东移，郭坚守凤翔，王珪坚守乾县与敌苦战，樊鍾秀亦由藍屋退凤翔。

这时，徐世昌为北政府大总统，錢能訓为內閣总理，南北战争曠日持久，全国人民殷望和平，社会名流如蔡元培、熊希齡等通电全国呼吁和平，并成立“和平期成会”；同时，各帝国主义驻华使节亦施加压力，徐世昌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发表前方軍隊停战談和的命令，西南軍政府亦下令前方部队各守原防。就在南北双方正准备和談的时候，北政府的主战派段祺瑞（此时任边防督办）为破坏和会，急急派許兰洲、張錫元率領奉直大軍投入陝西戰場。一九一九年二月，北政府派朱启鈴为总代表，西南軍政府派唐紹仪为总代表，陝西李述膺（龍門）列名南方代表之一。二十日，南北議

和代表在上海开会，陝西問題成为爭論的焦点，北政府代表指陝西靖国軍为土匪，不应列入南軍范围，这样就把它派遣奉直軍和調动晉甘各軍入陝参战說成是协助“剿匪”。經過了激烈的爭論，乃決定派張瑞璣来陝西監督停战划界。張瑞璣辛亥前为咸宁县知事，革命爆发后同情革命，本与陝西党人有旧，但这次来陝却先到省城会晤陈树藩，再至渭北划界，公然左袒陈氏，将靖国軍防地相桥等划归陈树藩区域，以此引起陝西党人的反对，划界未成，而上海和会亦以无結果告終。

(三)

一九二〇年，北洋軍閥內部矛盾激化，直皖战云密布。陈树藩向附皖系，此时頗有靠山将傾之慮。陈素譎詐，忽轉念头到胡景翼的身上，謀放胡回河北收拾靖国軍，先統一陝局，再觀大局之变。胡景翼果被釋放，并繼井勿幕为陝西靖国軍总指揮。

当时郭坚、樊鍾秀部穷蹙凤翔日久，欲另寻出路，漸与奉軍許兰洲通往来，想实现所謂“联許倒陈”的計劃。許兰洲見陈树藩疑忌殊甚，亦乐与靖国軍通款曲。郭、樊既示归附，遂編樊鍾秀为奉軍第一支队，郭坚为第二支队。后奉軍調出潼关，樊鍾秀部随許兰洲入河南，郭坚以所部多为陝西子弟，未随去，仍留凤翔，后为刘鎮华鎮嵩軍收編。

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系于战敗皖系之后，擴張地盘，乃由北政府免陈树藩陝西督軍，以直軍师长閻相文繼。閻率其第二十师及吳新田第七师、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后改編为第一师)长驅入陝，逐陈树藩，陈退奔汉南。当直軍尚未入陝时，陈树藩妄想迅速收拾陝局，一致对付直系，曾亲至凤翔前綫，对郭坚极力圍攻，同时函示胡景翼相机解决曹世英結束靖国軍殘局，但是都未实

現。

此時的靖國軍：盧占魁第六路已隨叶荃軍去四川，郭樊一二路皆降奉軍，所余三、四、五路則以第四路胡景翼部的動向起主導作用，而且在陳樹藩敗退省西興平一帶時，不願隨入南山的陳部如李紀才等，多背陳附胡景翼。因此，在靖國軍解體的時候，胡景翼部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壯大。胡見陳樹藩的大勢已去，直軍且將入關，而吳佩孚于戰勝皖系之後，雄踞洛陽，不可一世，于是轉而寄希望于直軍，奔走受編的代表遂仆仆于洛陽道上。及閻相文逐陳樹藩而後坐在督軍的座位上，百計誘靖國軍受編制，接着，馮玉祥誘殺郭堅于西安，受編之事益迫。于右任見三原（總司令部、總指揮部及第四路司令部均在此）局勢日非，悄然前往高陵，欲勉曹世英共挽頹勢，至則見曹胡已同流，遂退歸，繞三原不入，逕往城北十里之東里堡半耕園（亦名唐園）。

胡景翼固為第四路軍首腦，岳維峻以次悉听命，遂改編所部為陝西陸軍暫編第一師，受直軍節制。而曹世英第三路頗有不願降直軍受改編者，第一支隊司令楊虎城已提兵離櫟陽西走，第二支隊司令石象儀與惠又光等且逐曹世英，曹避居天主教區通遠坊。胡曹向不相下，而胡景翼此時親自出馬，率兵圍高陵，生俘石象儀、惠又光等，護送曹世英回高陵，乃以第三路改編為暫編第一師補充旅。靖國軍三四兩路既受直軍改編，所余高峻第五路駐白水一帶，時受晉閻軍壓迫，團長趙樹勛又叛去，高峻見大勢已去，乃接受劉鎮華的編制，為第二混成旅。至是，多年苦戰之靖國軍只余楊虎城一支兵力，仍堅持于武功一帶。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胡景翼于三原“國民大會”後，派兵抄靖國軍總司令部，奪其印信，焚其公文，盡逐其辦公人員。于右任在東里堡聞訊，冒雪走淳化方里鎮，依于風干。風干為于

鶴九弟，屬第三路之一營。后楊虎城請于右任西巡，始由于凤千部护送經醴泉到武功。这是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事。

于右任在武功設行營，并发表楊虎城为陕西靖国軍第三路司令，李存为第一路司令，麻振武为支队长；李麻皆郭坚部，郭死后徬徨无所属，此时仍回到靖国軍旗下。楊虎城部适于此时得訊：甘肃督軍陆洪濤由关外买到一批枪械，道經陝西。陆固助陈树藩者，为靖国軍敌，楊乃指揮所部截击于乾县鉄佛寺，繳获步枪千余支，子弹六十万发，軍威一振。

一九二二年四月，直奉战起，馮玉祥于十九日率部开往河南。靖国軍楊虎城进击直軍，于右任命李存、麻振武部策应，待兩軍在馬嵬会合后再图进攻兴平咸阳之敌。

楊虎城于四月二十一日夜率部东进，二十二日午前攻克馬嵬。当时駐馬嵬为直軍第二十师閻治堂(閻相文死后閻治堂以旅长升师长)的兩個营，全部被歼灭。次日直軍大举反攻，楊軍以未能与配合作战的李麻軍取得联系，退回原防。直軍尾后，全力猛扑，楊軍向武功东原預設陣地轉移。这一陣地为大王村、西岭、插柳、小韓店、史家塔之綫，全长約四十里，楊軍以四个营防守，敌以閻治堂第二十师居中，为主攻，郭金榜第二混成旅在右，柴云升鎮嵩軍第五路在左，向靖国軍全綫攻击，激战达半月之久，不相下。后知甘肃陆洪濤部至麟游，据宝鸡之管金聚部向前移动，而直奉战争直軍取胜，鉴于形势不利，楊虎城乃下令退却。五月五日夜，退出武功。楊軍經扶风至岐山桃园，于右任从凤翔亲来慰問。五月十一日轉移至凤翔田家庄，于、楊衡以当前形势，决定于取道四川赴沪轉粵，楊率部暂退北山保存力量。

于右任后經甘肃南部轉四川至上海，楊則率部退入北山。